

小說月報叢刊第三十二種

歸來
(創作集)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來 歸

集 作 創

1 9 2 4

目次

貓鳴聲中·····	吳立模(一)
最後的一封信·····	仲起(九)
歸來·····	仲起(一九)
哭與笑·····	陳著(三一)
畢業後·····	孫夢雷(四五)

貓鳴聲中

夜深人靜，小貓不住的叫着：

『媽乎啊！』『媽乎啊！』……

『媽啊！』

嬌嫩而溫柔的聲音，直鑽進她的耳朵。『呀，這是桂兒的聲音呀！』她霍的把被窩揭開，坐了起來，很急速的把衣服披上，心裏僕僕的跳着，兩眼睜向着房外。

『媽啊！』

『不錯，這真是桂兒的聲音。好了，他回來了！』於是，她就回答說：『唯，我就來了！』出乎意料之外的喜悅，使得她心房跳躍得劇烈，昨天的景象，片片的都復現

貓鳴聲中



805119

到她眼前，她想起，昨日桂兒的咽喉，都幕着白膜的時候，她婆婆泛白的面孔，顫聲的說話，同她自己慌急的情狀；以及把桂兒送進醫院的時候，那王先生只是搖頭的情形……種種的回憶，襯托她快樂到不可言說。她暗自好笑，想：『早知道桂兒的病是不要緊的，像昨天這般焦急而慌亂的情景，不是像演了一齣戲麼！』她一頭想；一頭很迅捷的把鈕扣鈕了，走下牀了。

『媽啊！』

從桂兒的聲音裏頭，她知道他是等候得焦急了。她很溫柔的回答說：『桂兒啊，我就來了！』

這時，房間裏黑沉沉的，一些光明也沒有，因為油燈早吹滅了。她很急促的從桌上摸着了火柴同油燈，把油燈點着了，燈光直射到她丈夫的遺像上，從前的景象，條的又從她腦筋裏翻映起來。她想着三年前丈夫臨死的時候，他灰白的嘴唇，

久久的顫動，纔發出低微而斷續的聲音，說：『我死……桂兒要緊……你要十分留心他……』——這種傷心的說話，很深很深的鐫刻在她的心上，永永遺忘不掉的。她想：『險啊！像昨天桂兒的病勢，這樣的利害，倘有一個短長，我那裏對得起他呢……但是現在是不要緊了。』她對着她丈夫的遺像，微微的一笑，好像說：『你放心罷，桂兒平安了。』她就把油燈拿在手裏，再轉旺了一些，急步的走到房門旁邊。

『媽啊！』

桂兒屢次的叫着，使得她心中更加焦急；使得她做事魯莽而失誤。她走路像奔的一般；用力的把房門開了，房門碰着牆壁，『彭』的一聲，牆壁微微的震動。雜鬧的聲響，驚醒了隔房睡着的婆婆。她聽見她婆婆帶咳帶說的問道：『媳婦，做什麼？』她很匆促的回答道：『婆婆，桂兒回來了，桂兒回來了。』她婆婆說：『真的麼？快抱』

他過來。』但是她竟沒有回答了，因為她只注意在房外的桂兒。

當時她一把房門開了，她的眼線，像探海燈一般的，就直射到房外。

『呀！那穿着一身潔白的夜服的婦人，不是顧師母麼？牠手裏抱着的小孩，還不是我的桂兒是誰？好啊！他靨面紅潤得比以前更加嬌麗了，面孔長成得比以前更加豐滿了……可愛啊！我前途的幸福，或者都靠在他身上罷。』

『媽啊！』

他叫得更加親切了，他不住的在顧師母的臂灣裏掀躍動，覆額的短髮，隨着他的掀躍而飄動，他張着兩手，要撲到他母親身上來。

他恨不得一手就抱他過來，但是當着顧師母的面前，不應當過分的放肆。然而她終於抑制不住，她的手竟漸漸的撫摸到桂兒的頭髮上去，把頭髮推上，撫下，嘴裏嚕嚕的說：『桂兒，你好了，我的心纔定了……你是我的心肺呀，你有什麼病

痛，真是把我的心肝都吊去了。』桂兒聽不明白她的說話，不過經受着她這種溫柔慈愛的撫摸和說話，擲躍得更加利害了，身體灣向他母親，兩手鉤住了她的頭頸。

她竟想伸手去抱了；但是不能因為她一手還拿着油燈咧。她覺得自己太粗莽了，她想：『桂兒病好了。我以後抱他的時候正多咧，難道熬耐不住這一刻時間麼！』於是，她把心略定靜了，把油燈放在桌上，她方始想到顧師母了，她想：『桂兒的性命虧得王先生同顧師母從危險裏救了出來。現在再蒙顧師母親自抱他回來，我應當感謝感謝他們。』她就把手頸裏鉤着的小臂輕輕的拿開了，望着顧師母想說……

『奇了！』她忽的看見一點眼淚，從顧師母眼睛裏滾滴下來。她知道：『這是觸動了她的心境了。——她的身世還不如我，她同我一樣是孀婦，但是她卻沒有

兒子唉，不知她老了靠誰！她再也享不着兒孫的福——難怪她傷心！

她想着，漸漸的把頭低了下來，免得接觸着顧師母的視線，弄得她不好意思。她才很感激地說：『意外的快樂，使我神思都昏亂了；使我禮儀都疏失了，我還沒有請顧師母的晚安咧，請顧師母原諒！』

『請周太太的晚安！』這是顧師母勉強從喉嚨裏迸出來的回答。顫顫的說着，知道她是心酸到極點了。

顧師母再勉強的說：『弟弟的病，本來是一種極兇惡的白喉，幸而醫治得早，只經王先生打了一針，吃了些藥，就全愈了。』說着，就把桂兒放了下來，說：『你要你母親抱罷。』說到這句話，差不多要哭出來了。

她看見了這種情形，她就自語道：『唉，可憐啊，沒有子息的孀婦！』

桂兒走過來，極力的小手攥住了他母親的腿，擡着頭，叫道：『媽啊！』

她立刻就把桂兒抱了起來，桂兒只是把頭鑽在他母親懷裏，嘴裏連續的叫道：『媽啊！』『媽啊！』

她俯下頭去，緊緊的嗅着她桂兒的頭髮，一種描摹不出的愉快，直浸透了她的心苞……

唉，可憐啊！她怎麼忘了，她怎麼忘了她兒子是早在昨天晚上死了！他是只有在她的幻夢裏，或者再會回來的了！

所以，我不願再寫一字下去。想把她留住在她甜蜜的夢裏，永遠偎抱着她親愛的兒子，不致再清醒過來，受那孤獨無聊的苦況。

夜深人靜，小貓不住的叫着：

歸來

八

『嬌乎啊！嬌乎啊！』

唉！不知道她的聲音，再傳到她主母的夢裏，又幻出什麼情景來呢！

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龍華。

最後的一封信

仲起

W
—

世界上最不幸的，要算是被殘害者了吧！他們同是一個人，但爲什麼不能行使他們固有的自由意志，而享受人間的幸福呢！這些被殘害者，去求正義，去求解放，我們受着靈魂直覺底感動，同情心在我們身體以內暢流，我們當然是要和他們表同情罷！然而處在這已失去真義的人間世界的底下，同情在那裏呢？又有誰是同情者呢？他們不但不憐憫你是一個可憐的被殘害者，反要笑你是一個人間的落伍者呢！我從前寫了一封信給某舞臺上的一位文學家，同時又是一位戲劇家，內裏有幾句話說……當着先生登臺演劇時，自己扮了一個被殘害者底角色，演着最可哀的時候，心中必覺得世界上的被殘害者，的確是人間的最不幸者，和

可憐者罷……又說……當着深夜的時候，我們在一條兩岸都是蘆葦的小道上走，月光很滲淡的照來，蘆葦微微搖曳着，在這很沉靜的境界裏，忽然有隻被棄的小狗，伏在蘆葦裏嗷嗷地哀叫，我們聽了，也覺得心琴裏不安罷。爲什麼一個被棄的人，在我們面前哀求，我們便不去和他表同情呢！一個人受了痛創，面部被了鮮紅而微紫微青的血，一點點的滴到手上，再從手上一點點地滴到地上，這時，我們心琴裏也覺得不快罷。爲什麼一個人精神上受了莫大的殘害，我們見了，便不去和他表同情呢……那知我這封信拿了去，這位戲劇家看也沒看，便還給我了。我把信拿來，只流下兩滴熱的清淚。

後來我知道是沒希望了；但我的心，他向我說：『你前途有希望呢，你年齡還青呢，進行罷，別要懼怯，人間尙不至於這樣寂寞呢！』於是我又抱了滿腔的熱烈的情緒，向前進行着，去求我的生命的希望。因此，便跑了一位小說家那里去哀求

——求同情的安慰，信裏也有幾句話說……先生要說了『街巷裏的乞丐，馬路旁失業的青年，也不知多少，我們也不能一個個的和他們去表同情了。』是的，不錯，但是這也許是他們自己的墮落，沒志氣，我敢自信，我尚不至於沒氣呀！我現在的墮落，更不是我的自爲，這是環境的殘害……這位小說家把我的信一看，哈的一聲冷笑，說：『你看過一個青年底夢的劇本嗎？』我回了一聲『沒有。』他便拿來了，說：『你且看至第四幕罷。』我拿來看完了纔知道這位小說家的意思。（一個青年底夢想你已看過，我在此不說他的內容了。）不過這位小說家，你是大錯而特錯了！這書中的主人——青年——始終是我敬佩的，他的所以失敗，這是社會環境的支配，不是他自己的沒志氣。我們當然要說社會黑暗背景底不是，不能說青年底不是和沒志氣。我當時雖然這樣想，卻也沒說，便含着無限的悲哀與失望，走出來了。

唉！W！飄泊的我呀！孤獨的我呀！可憐的我呀！在這死灰色的道上進行的我呀！是失敗了！是無望了！我的確是一個夢想的青年了！我如今還生在這人間的世界裏，是抱的奮鬥的精神的，是想得奮鬥以後之勝利的。但是奮鬥什麼？沒有奮鬥之火的燃料，又怎能有熊熊的奮鬥之火呀！生活已支持不下去了，已無生機了，還能奮鬥嗎！哦！哦！哦！天呀！命呀！究竟我前途有希望還是沒了呢？假使沒了，那我便離開這世界去了；假使還有一線希望的，那末，生命的使者呀！請你指示我的去路罷。光陰是流通的水，人生卻是水上的波，一輪殘日兒已掛在西天的林梢，快要歸他的故鄉了，只有一線的微光，好像是傷別的樣兒，從枝隙裏窺視照臨在人間，我在黃浦江岸走來走去，看見波濤湧洶間，蕩漾着幾隻小的漁舟，我想着我現在的生命，又何嘗不是一隻在浩浩大水裏隨着風波飄飄的小舟呢！固然是沒有一定的目的地，也不知何所是歸宿。飄到邊岸，飄到島嶼，都是在不可知的命運中。即是萬

一不幸，被風波把舟吹翻了，這也是在不可知的命運之列。浩渺的人生呀！可憐的人生呀！悲和哀那便是人生的結晶了！殘落了的花瓣上的血絲，枯衰了的片葉上的波紋，那便是人生命的最真切的寫真了！哦哦哦哦！無論什麼人，都免不了生活的支配罷！雖說一班高坐堂皇，不勞而得食的富貴之家，他們卻是不受生活的支配，但他們生活也過偏於沉淪了——是一個行屍呀——一班販夫走役，爲着生活勞勞不已，但仍然免不了生活的支配，唉！可憐的販夫走役呀！其實，你們間接在替一班行屍奔走呀！行屍的財產，從何而來呢？便是由你們這班勞動者的汗血無形中流去的了。唉！唉！一個人爲什麼要替他人勞動呢？一個人又爲什麼要用人替自己勞動呢？極不平等的世界，毫無真理與正義的世界……我看看西天的一輪日兒已沉下地平線去了。一輪月兒又升上來，立在那座美秀的青山之頂。唉！月兒呀！日兒呀！你們真罪惡呀！你們立在天空給人一點光明，便使地球上的人們鬨鬧

着戰鬪不已——爲金錢戰爭，爲虛榮戰爭……——你們做一個旁觀者，日呀月呀！其實你們在看你們的罪惡之果了！

W！我想到這裏，我憤恨極了，忘卻我所有的一切了，假使路旁沒有行人，我一定會跳到江中心去了。我呆呆地瞧着一回明月，不覺流下了兩滴熱淚，長歎了一聲：「人生呀人生！」

風兒一陣陣地吹來，江潮浩浩地澎湃着，一天沒吃一滴水的我呀！煞是覺得腹痛了！不得已便寫了幾首詩，一首是心淚的聲，一首是月夜，拿到某報館某編輯先生那邊去，某編輯先生看了，說：『顧先生，我們中國的新詩，還可說是在萌芽時代，雖有幾位作者，但很少有流暢的深刻的作品出現。先生這首心淚的聲，煞是把』我青年的悲哀赤裸裸的活潑潑的像一張照片顯映在一張紙上了！先生此後如有大著見惠，非常歡迎……』

『拙稿既承先生贊揚，實在是榮幸之至。不過我還有一個請求，我現在和家庭的關係，便飄流於上海，現在很受經濟的壓迫，今天便請先生拿稿費給我罷！』我這段話一說，這位編輯沉靜了一回，額間起了幾條波紋。

『顧先生，我們報紙上不甚刊新詩，先生的詩固然不知什麼時候纔可登出來。而且新詩本報素沒有稿費，而且能登載與否，這是P君的事，我並沒有權。』這位編輯先生說到這裏，又露出凝笑。

『先生，不然，我也沒有這個要求，不過我今天還不知何處是我的歸宿，而且一天都沒吃什麼？』

『既然這樣，我這裏便給你一元罷。不過我有一句話要聲明的，這一元，並非報館裏的，是我自己的。』

我的稿紙刊不刊還沒一定，這一元又不是報館裏的，我可以拿嗎？不拿罷，生

活呢？拿罷，人格呢？……我現在拿了這一元，便是把我的人格賣掉了，以後便是拿百元千元來，也不能把我的人格贖回去呀……但是我拿這一元去努力，和我前途黑暗的惡魔奮鬥，能得到奮鬥以後的勝利，那末，我或者還可以不負這一元，我的人格尚不至於破產呢！於是我便把這一元拿來了，說了好幾聲謝謝。我深深地瞧了這一元一眼，不覺流下兩滴清淚。

沒三天，一元又用完了，於是跑了你這邊來，唉！W！你真使我感激極了！你的一舉一動，我已知你確是真情之流露了！我只要你和我表一絲兒的同情，我也不欺人間的沉寂了，我孤寂的靈魂，也可得着甜蜜地安慰了。當你看了我的信，淚珠兒含在眼角了，立刻給了我應得的稿費。

你說：『K君！這宇宙間的球星，是冰做的呀！走了不好，便要滑倒了，這球星上的人們，只會有己，不知有人的，你跑跌了，他們決不會來扶你的。』W！你這幾句話，

把這人間的神祕，都表現出來了。

你說：『飯和衣服，都是世界上的！』唉！W！你這話固然是不錯呀，但是有主權的呢。所以你教我吃飯，我不願吃的了。

現在我又受着生活的支配了，這次我決不願再求人去的，我知我在這地球上已沒有希望了。人間確是沒趣的呀！昨夜我在黃浦江濱，一輪月兒，從東天升上來，露出微微的笑容，伏在一片流雲之端。天空中淨潔如洗，疏散地佈着幾顆燦爛的星兒，江心的月兒，也一樣的可愛。我在一塊石頭上睡下，瞧着月兒，不覺也笑了。唉！現在我明白這個死字的義意了，死是愉快的，死是偉大的，人間被殘害者的正義，便含在這死字裏。我現在確是要實行這個死字了，科學家說：『人死了去，靈魂是不滅的。』如果這句話是確的，那末，我死了去，當着深夜明月在天空的時候，我現出我的靈魂，在水面，向着月兒哀唱，唱倦了，再到我的居所去。我死了去，正是把

我這絕對不自由的靈魂，還回復了我固有的自由的地步。朋友呀！人間被殘害的朋友呀！你們爲什麼還在這裡受苦，不去你們的樂園之路呢！死是愉快的呀！死是偉大的呀！我願你們和我握着手一同去罷！你們不來，我也只好望着你們流下兩滴清淚了！

W！我死了去，我別要你傷心，我只要你當着深夜的時候，你到江邊來狂笑，我再唱一個哀歌，給你聽聽。那我對於你的希望，已足了。

W！分別了！分別了！

K
L

歸來

仲起

MA先生：

我寫信給先生說我死的，但我並沒有死。

我自從先生那邊出來，我竟變成神經錯亂的癡人了。我走上輪船去，兩手信意舞着，嘴裏信意唱着，心中是非常憤恨的。船上的搭客，一個個都把奇異而銳敏的目光注射着我，而我更恨極了，也把兩隻眼睛一直地瞧住他們，兩隻手握起拳來，很想把他們打死，心中纔快。其中有一個搭客說：『這人是個癡子，我們別要理會他。』我聽了，咬緊了牙齒說：『蠢奴！無知的蠢奴！我癡，我何嘗癡。』這時又有一個搭客說了：『出去，這裡不容你。』

『爲什麼呢？我也是來搭船的。你們搭船給錢，我搭船也給錢，但爲什麼，你說

這里不容我呢？這個地球上是不講真理的，難道這船上都不講真理了嗎？你們這些都是罪囚呀！

我正憤憤地說到這里，一個兩眼含着惡意，兩手握著拳的茶房，跑來將我用一推，說：『出去』。我覺得我的遭遇，是真可痛極了！我是來搭船的，為什麼他們不容我呢？我憤恨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也把兩手握著老拳，跑上前去，和他打了。他的拳，打在我的頭部、胸部、腹部、四肢，我也不覺得痛楚，我更不知怯弱。口裏還說着：『人間的罪囚呀！我為尋求真理，我要想把你打死。打死了你，然後我再去打第二個罪囚……如這樣一個個打去，把世界上的罪囚打盡了。真理出來了，那便是我最後的勝利……』這時又來了幾個人，也打着我，並把我向船外拖着。我嘴唇上的血，一滴滴地流着。滿身、兩手，都是血跡。但我只知有無限的怨意，並不知痛，他們將我拖了船外來了，我又走了進去。他們不得已，便叫巡捕將我拖了巡捕房裏去。

巡捕也和他們一樣說：『出去，不容你在此，和我到巡捕房裏去。』

『爲了一個巡捕，當然是明白法律的，如今我被他們打出血來了，在法律上應當如何的解決呢？』我發問了這話，巡捕他並不答我這個問題，却用木棒在我頭上敲着，說：『到巡捕房裏去。』

『好，好，你們這些罪囚，是不懂真理的。巡長，也許是要比你們懂道理些，我和你去見巡長。』說着，我和巡捕走了。但我不知爲什麼這樣恨，咬着牙齒，怒罵着：『不懂真理的世界，人們都可說得是不懂真理的罪囚。』

到了巡捕房了，他將我關住在一間屋裏，裏面漆黑的，一點光明都沒有。我所希望的一位巡長，並不能使我看見。我更憤了，用盡了平身的氣力，在壁上、門上打着。沒一會兒，一個巡捕將我拖到巡長面前，巡長是一個外國人，他看見我身上的血跡，便和一個中國巡捕講了幾句英文是：

『他身上爲什麼有這些血呢？』

『他是一個瘋子，要搭輪船，被茶房打出血來了。』

『呀！一個可憐的人！他住在什麼地方呢？』

『你住在什麼地方呢？』巡捕問我了。

『不，我沒有住所，我是一個盡受着人們之摧殘者，如今人們說我瘋，其實我並不瘋，我這種舉動行爲，便是我受着人們之摧殘的傷痕——我受着我家庭的擯棄，我受着人們的輕視和痛辱。呀呀！這個世間已沒有我的位置了！這時我的淚，如泉水似的湧出了。』呀呀！地不住自歎着，望着天。

一個巡捕將我這段話譯了給巡長聽了，『他有家嗎？回去不呢？我給五元，他回去罷。』巡長說着，便在衣袋裏拿出五元的一張鈔票給我。

『鈔票，鈔票給我做什麼呢？死在這惡魔之下的，已不知多少人了！而且我在

人間已沒希望了，現在我願立在你手鎗之前。你用手鎗放好彈子，直對着我，兵的一聲，完結了我的生命，那我真是萬幸呀！

停了一會兒，巡捕仍將我關在那暗黑的屋裏。而我的一番憤怒之潮，又起了。大號着『天呀！天呀！你真是無情呀！如今我要來和你奮鬥了！』可是我在這室裏，望來望去，無論如何，都不能望見天。於是我又握着拳，在壁上亂打了。用頭在門上撞了。可憐！鮮血淋漓着滿臉、滿地，還不知痛。

*

*

*

*

這天，正是下午的天氣，日光從西南角上射來，我睡在一張榻上。把兩眼張開時，不覺使我非常奇異。這間屋子，是我素來所沒來過的。我又想起我怎樣睡在這個地方的，這時，我想起我在巡捕房的事來了。當我在巡捕房裏受着痛創，竟不知人事了！瞧瞧手上的傷痕，還沒好呢！不覺清淚又下流了。這裡是個醫院，醫生見我

醒了，跑來安慰了幾句。最後談及我的家庭和生世，也表示了一些同情之淚。說：

『上海做事是很不容易的，無論什麼事，都要幾百元的保證金，我想你還是回去的好。』

我承認他這句勸言了，他給了我兩套衣服，並給了我五元，在夜間九點鐘的時候，送我上了船，買了票；船將開，這位仁慈的醫生他纔走了回去。

大概是十二點鐘的時辰，沒一片流雲的青天，淨潔如洗，疏疏地灑着幾顆燦爛的星兒。pp的浮雲，輕輕地從天空流過。颯颯的風兒吹來，江潮不住地澎湃。望過去，四面黑影團團，蕭疏。我一人立在艙外的欄杆上，癡望了一回明月，想着我如果回去罷，怎樣有面目見父母自己負氣出來，落泊而歸……不回去罷，又是如何的辦法呢……死罷……那又何嘗不等於現在的歸……天空中的明月呀！我前途有光明沒有了呢……呀！如今喲！只有還是去奮鬥罷了。一旦得了奮鬥以後的

勝利，那就好了。呀呀！呀呀！可憐的顧仲起呀！你要完成你的希望，切莫要忘去在這深夜，在這月色之下，在這船上，在這江中，所立的意志呀！我無心的摸了一摸手上的傷痕，不覺又悲傷了。我的父母兄弟……當着這時，恐怕正在安睡了，他們又何嘗想及這海外飄泊病傷的我，在這深夜中立在浩渺的江中的船頭上望着明月流淚！他們心中更何嘗有個我。唉！M A 先生！我是一個沒學問的人，不足與你交，不過我很希望先生以我的以真摯的情緒來請先生扶助，先生便以真摯的情緒來迎接我；我更希望先生憐我是個弱者，被棄者，而來扶助我，使我達到成功的希望。那我庶乎不愧我的這次負氣而出，他日更不愧回去見我的棄我笑我的父母兄弟！不然那我只有沉淪在這汪汪的大水中去罷了！先生！我希望你呢！

船到了天生港，我也只好暫時上岸，預備當日夜間，仍搭輪船回上海。

在第二日的上午，我又由天生港來上海了。幾天過去，又受着生活的逼迫，我想着現在的我，正似一個待死的囚徒，只要聽得兵的一聲鎗響，便可完結了一切了，不過我想當着一個待死的囚徒，兩眼看着一枝無情底鎗，靈魂在瞬息之微波裏蕩漾的時候，這是很可哀而可憐的。是的，我深信人們的失敗。這並不是極不好的事，這不過是給人們的一種經驗罷了！人們是不會自願向失敗的道上去走的。偶然的失敗，這是由於人們的不知其中的利害相關罷了。囚徒犯了罪，這也不是囚徒的自願，這也是囚徒的不知走這條路便是失敗之途。現在他兩眼呆瞧着一個凶勇的兵士，拿着枝鎗直對着他要發的時候，他一定是會覺悟而想改的——這時由經驗而得的覺悟——可是他很誠懇的到法律之前去乞恕，說：『自是以後，我覺悟了。我是不會再犯罪的。我請你寬恕我第一次罷。』但是，假定的法律，是不允許他這種希求的。兵的一聲，竟把他的生命完結了，這個我更認他是椿冤枉。

的事呀！

雖然，我是和待死的囚徒，相差不遠，但我究竟是要比待死的囚徒好得多。囚徒立在鎗前，是沒希望了。我雖立在死之使者之前，生命在瞬息之微波裏蕩漾，但我如果能真切的覺悟我前天夜間在長江輪船中所立定的意志，是還可有生的希望的，環境與生活是不足支配我的。馬路上被熱烈的日光曬得汗如雨下，拿着幾十斤重的錘用兩手舉過了頭，在那里錘石頭的工人，他們用盡了力，做他們的工作，到了放工的時候，拿着他們汗血換了來的金錢去買麵包吃，生活環境是不能支配着他們的。我如果也學着他們，拿着重重的鐵錘，去做苦工，那環境與生活又那能支配我呢……

在一個沉寂的夜裏，我這樣的思索了一回，我決定明天去做工了。

天空中薄浮着幾片流雲，一隻孤雁，正向南面飛去，東天的日兒，在雲霞裏波動着。清晨的天氣，是很和靜而可愛的，我在黃浦灘邊上微步了一回，江水泱泱地一波波地汹涌着，我知時候已是不早了，便跑到跑馬廳去做工——替他們割草去了。

我去做了一個多月的工。我們每天工作的代價是三角。當着下午四點鐘的時候放工了，我們拿着這汗血換來的三角小洋，跑到一個小店裏，或是買一點麵包來，飽漲我們的肚腹，我們只覺得麵包的香美，並不覺得麵包的苦。有時我們幾個人還買一點酒，大家圍坐着談談。他們是最喜我看報將國家的時勢說給他們聽的。他們聽了。有時面龐上也微露出一點笑容。有時也覺得很不快的。我還記得有一天夜裏，月兒已西斜了。一切的物影，都在微茫的月色之下，表示一些嚴深、幽鬱、沉默的景象。我們工人之中有一位老者，他是和藹可親而可笑的人，已經六十

多歲了。這時，他一人獨在曠大的球場上號起歌來。我們的興致也來了，起來買了一點酒、菜，坐在月下談天。他們要我說故事，我便說了一段方孝儒被割舌的事。這位老者聽了，不覺便立了起來，嚴聲厲色的說了好幾個字，餘座的人，也莫不爲之動容了。如這類的事，真多極了，如今回憶起來，也覺得這實是我們工人工作後的愉快呀！可惜，現在工已做完了，沒有工做了，我想再到那裏去做工，但是沒有這個好機會了。不得已，便暫在我的朋友的藥房裏。然而也是住不幾天的。藥房中主人的夫人，天天說要我回去，『多一個人吃飯，每天便要多用些錢。』甚至於還和我的朋友吵鬧。唉！我一出來，又不知將向何處去了！現在我是無論什麼事都願做的。能安身，那便好了。我想便是做人家的奴僕，也沒有什麼不可。因爲我還是可以讀書、求學問的。一旦有機會可乘，那我或者竟能達到我的希望，也未可知。先生，以爲如何？

歸

來

三十

仲起八十三。

哭與笑

陳 箬

Y得了「省裏匯款已到」的消息，心中歡喜非常，吃過午飯，他在身邊摸索一回，發見衣袋角裏還剩有一張小小的電車票，便苦笑一聲，帶上帽子出門去了。

C省爲了上年全省的大水災，財政上受了很大的影響；所以連區區的留學生的月費，都拖欠上三個月了。靠着省費度日的C省學生，經了這個變故，不必說是困苦極了。在二百人的省費學生裏面，其中固然有許多是家中很有錢的；這麼一來他們還可以向家庭告急。有許多人家庭雖然不很富裕，但從前卻置辦起了幾襲華美的衣服和數本值錢的洋書，到了這時，也可以把來暫寄放在質店裏，得幾個錢，救救這不測的災難。Y的貧寒家庭自然沒有餘錢寄給他的，他的老母親聽人家說Y有六十三元一月的官費，便屢次託Y的舅父寫信給Y，叫他每月多

少寄幾個錢回家，充充家用。Y雖然無錢寄回家去，卻也很能諒解他母親的意思。住在山野偏僻地方的老年人，當然不曉得日本的生活程度；Y一家十餘口的食用開銷每月不過三二十元；所以她老人家想Y一個月決花不了六十餘元，叫他寄幾個錢回家，也不是一樁無理的事情。Y當這經濟恐慌的時候，非特沒有勇氣向自己家裏去告急，而且連這事也不願他家庭知道。Y原是一個儉樸的學生，平時，卻也曾撙節了幾個錢買了許多文學書籍；不過質店主人都把文學書作冷落貨看，卻不願收留他們。而且Y往往在煩惱的時候獨自坐在小房內，靜看着這一冊一冊的名人的著作安閒的站在書架上，很能安慰他使他快樂，因此雖在經濟恐慌的難關，Y卻仍舊捨不得那給他安慰和快樂的精神上的好友。

Y每月的零用錢，本來爲數不多；所以在幾位私費同鄉裏面挪移挪移儘可敷衍過去。但是每月三十餘元的房飯賬總是開銷不出去。Y是住在日本人開的

一家小客棧裏客棧主人是一位慈顏道貌的老頭子平日很喜和中國人交際常常到Y房裏談什麼中日親善，什麼儒佛耶三教的仁愛大道，什麼重精神輕物質，等等冠冕堂皇的話；可是對於金錢卻異常吝嗇刻薄。Y爲着這二個月來的房飯賬，不曉得和他商量過幾次，講了多少好話；他老人家雖然沒有說出不答應的話，可是那一副怪難看的嘴臉（和平日的慈顏道貌卻成一對比）已經使Y很感不快了。這個月內，老頭子看Y的錢還沒有到，心中愈加着急；三番四復叫女傭和他的老婆來問Y，後來竟叫女傭向Y說，這月若是付不出錢來，下月便要停止開飯了。

C省的經理處離Y的寓所不十分遠Y坐上電車約摸一刻多鐘便就到了那里。Y問明了經理員纔曉得省費僅到了一個月；他於是不得不和經理員再通融商借一個月的錢。Y說了許多客棧裏的困難情形，又幸虧得他去年暑假期內

在省城裏和經理員會過幾次；所以這一個月的錢終究被他借成功了。

Y笑嘻嘻的領了一百二十六圓，順便就把紙幣好好放進了那長久不用的皮夾裏，隨即別了經理員走出門外。他一面心裏想着：今天還到得T那里去走一趟，看看他那里有沒有空房間；因為他很恨自己客棧的老頭子。打算一把錢付清，便要搬家了。

到了T的寓所，Y問一問女傭；知道T在家裏。他便跑上樓去開開T的房門，笑迷迷的問T道：

「省裏的匯款來了，你曉得不曉得？」

「領，都領來了。還等得你來通知！」T這樣的回答着；一面讓Y坐。

「既然領到了錢；這樣大好的春光，不出去旅行旅行；悶坐在房子裏，幹什麼？」

Y帶着笑容，很得意的追問T。

「總共不過六十三塊錢，還不够開銷積欠的房飯賬，那里來錢去旅行」

「你有錢去旅行沒有，我倒不去管他；但是我自己卻總在這春假期內往京都奈良去走一趟呢！」

「你不是也欠了幾個月房飯錢了麼？六十三塊錢又要還債，又要旅行。好了！好了！你不要在那里做夢罷！」

「我倒不做夢，恐怕你自己做夢罷！我沒有錢，還會和你說什麼旅行的麼？」

「你那里來的錢？別人我不知道，你Y的錢的來源我是很曉得底細的，除了公費以外你從那里去籌措這筆旅行費呢！」

「好了好了！不要去說了！你不相信，便罷！橫豎錢在我身上，你說有也好，沒有也好。讓我旅行回來再慢慢和你辨罷。」

「你錢在那里？在那里？」

「在我的皮夾裏，」Y說時，把手在衣袋上輕輕拍了幾下，很露出一種快樂驕矜的樣子。

「我不信！我不信！你且拿出來我看看！」T這樣的要求他。

Y摸出了皮夾拿出一張百元鈔票向T顯了一顯，說：「這不是百元麼？還不夠到京都奈良旅行用麼？」說罷，笑了一笑。

T看見明明是一張百元的鈔票，便呆了一呆向他說：「Y真的這錢從那裏來的？」

「哈哈！老實告訴你罷！我真的那裏有餘錢旅行爲着客棧的老狗屢次向我催討房飯錢，近來更加無理，竟說出『再不付錢便要停止開飯』的話，我所以今天跑到經理處和經理員再三商量通借來一月的費。想把欠的賬付清便搬到你這邊來住。不曉得現在有沒有空房子！」

「你既然是來尋房子，又何苦來和我鬧鬼呢？這幾天恐怕沒有空房子，但是不久就有空出來的，橫豎我替你留意，以後通知你，就是了。」

「那末我就此拜託你了，我打算到書鋪裏去走走，不多坐了。再會罷！」

喧闐塵囂的神田市上，住在安閒靜寂的Y，爲着無錢的緣故，已經有兩個多月不來了。今天領到了費，在這鬧熱的街上彷彿另有一番風味似的。Y跑進了神田的丸善支店，向文學書廚裏看了一眼，見有幾本新到的Walter Pater的著作。他自從讀了Pater的Renaissance，很讚賞Pater的妙文和那審美批評的主張。他常常想買幾種Pater的名作讀讀，可是終究沒有得到一個購買的機會；現在他便急急伸手把那二冊Marius the Epicurian翻了一翻，復又把Appreciations看了幾頁，心中很想購買這幾冊書，但是核計核計價錢，卻要十四五元。轉想一想，若是貿然把這些書買了回去，恐怕房飯賬又要付不清了，

倒不如回去和客棧的老狗去商量商量，先付他一半；若還能應允，那末明日再來買書，多下幾十塊錢，真的往京都奈良去旅行一趟，賞賞櫻花，訪訪朋友，豈不很好麼？想到此地，他便把書放好在原處，就匆匆的走出書店了。他看一看錶已是五點鐘了。回寓吃飯，已來不及，他就不如就近在神田小洋食店隨便吃點，晚上再往舊書鋪去看看，有無合用價賤的書籍，以便明日一齊來買。

平素難得到洋食店的Y，初進門去覺得有點惶恐。女傭叫了一聲「請進來」，便向Y身上打量一打量，看他穿着一件破舊的冬季外套和頭上一頂舊的制帽，頓時露出一副冷淡的面孔。Y看了這樣子，心中自然不高興，只得叫了一瓶啤酒二樣菜和一盤加里飯，表示表示他雖然穿得破舊，身邊卻是有錢的，不比那些寒酸學生，進來喝一盃咖啡，便鬼混了半天。過了一刻，菜已做好，女傭端了出來，復又拿了一小瓶啤酒，挨近Y的身邊替他一杯一杯的斟着，很殷懃的逗引Y說話。

Y一面吃菜喝酒，一面心中暗暗的好笑，也不十分去理睬那女傭。後來加里飯端出來了，Y吃完了飯，喝了一鐘清水，付過錢便走出店門了。

神田二三十家舊書鋪，Y走了一遍，看看已是將近九點鐘了。書鋪中雖然有許多價賤的名書，但是Y在和客棧老頭子的談判沒有解決之前，終究不敢買，所以就順便趁電車回寓去了。

電車裏的乘客不多，在Y對面的有一對青年男女並坐着。男的穿一套很漂亮的黑嗶嘰的西裝，外面罩着一件嶄新的春季外套，向那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傭唧唧噥噥私語。Y看看他們，復又看看自己的一件破舊呢大衣，忽記起了洋食店的女傭來了，不覺撲嗤笑了一笑。他一面心裏想：既然要出門旅行，還得要花十餘塊錢去到萬世橋找一件半新舊的春季大衣纔好；這時候還是穿着一件破舊的呢外套，出門去，真未免太寒塵了。於是種種的幻象：什麼京都的風光什麼奈良

的聖蹟和那理想中半新舊的春衣，彷彿和電影似的一片一片的在Y的腦子裏顯現出來了。離Y寓所最近的停車場，快到了！Y便掏出皮夾拿出一張「五角」的紙幣，買了電車票。等車停時，便朦朦朧朧的走了下來；他心中滿望得了客棧主人的應允，就可準備出門旅行，所以很快樂的一逕跑回寓所去了。

到了寓裏已是九點二十分鐘，那客棧的老頭子早已享福安眠了。Y沒有法子，只得在房子裏寫了二封信寄給京都奈良兩處的朋友，告訴他們，要去遊玩的意思。這時已將近十一點鐘，Y正想脫衣上牀，不圖向袋裏摸了一摸，那個放有一百二十餘元錢的皮夾卻不見了！Y頓即呆了一呆，重複向制服和大衣袋裏細細摸了一遍，確實已不在袋裏。他慌極了！便又在房內蓆子上和由大門到自己房子的一條路上復仔細的尋了一尋，卻仍連皮夾的影子都看不見，他真急得要哭出來了！他想來想去，或者是和T打趣的時節把皮夾掉在他那里也未可知；但是彷彿

佛付洋食店的錢是從皮夾裏拿出來的，又疑心掉在洋食店裏了。他又恍恍惚惚記得買電車票時，也是從皮夾裏拿錢的。他又推想是掉在電車了！那一小瓶啤酒，已使得他有點昏醉；他所以總記不清這皮夾是掉在那里。他終究信不過自己，復又把大衣的幾個袋和制服上幾個袋重搜尋了一遍，連房內兩張桌子的抽屜都細細檢了一檢，却仍不見皮夾的蹤影。他便想立時就跑到T處問問；到洋食店去尋一尋，看看時間已很遲了，又未便去打攪他人，所以他只得死心塌地鋪床就寢，但等明日再往各處尋問尋問。

鐘已打十二下，Y橫在床上却總睡不熟。他想着今晨已和主人說起錢到的事，現在却把皮夾都掉了，明日拿什麼付給他呢！那怪難看的嘴臉，和無理的恐嚇話，他一記起，便愈覺恐怖起來了。他深悔自己不該喝那迷魂的黃湯，竟把這救苦救難的一百餘元的錢，都掉了去；眼淚不禁點點滴滴的流了滿面。

他忽又想起丸善書店裏 Peter 的幾本名著了！他想若是那時大膽的把這幾冊買了，那末皮夾縱然掉了，那幾本書終究是他的了。到如今，書也不得，錢也不在，心中愈想愈覺懊喪；那眼淚又重新一陣流了出來。

旅行京都奈良的計畫，打消了！春季大衣的妄想，也幻滅了！Y心中感覺得非常空虛！他想客棧老狗明日定要放出可憎的面孔來要錢的。徒然說一句「皮夾掉了」那老狗那里肯信，不曉得他更做出什麼卑劣的手段來呢！這樣的想着，忽一陣一陣的纏綿悱惻的尺八哀音悠悠揚揚從風中傳了過來，Y不禁呆呆的聽着。那尺八的音調，愈聽却愈覺得清越。在這哀音裏，彷彿是一失戀的女子很淒涼的訴她的衷曲。Y自己想想此時也正和失戀一樣，這百二十餘元的金錢便是他的戀人；現在竟不告訴他私自奔逃的離開他了！平日看不起金錢的Y，今夜却受了金錢的凌辱和虐待。

在這絕望的裏面，Y還有一線的希望就是但願這皮夾掉在T的房內或是保管在洋食店主人那里，那末他天明一去尋找詢問，便可珠還合浦，豈不是一樁快事！不過他也深知這僅僅是一個希望罷了！萬一尋找不着，只有向幾個同鄉和要好的朋友暫湊幾元來，應過了那老狗逼討的難關再說，想到此處，他又深悔自己日裏不該向T露出那種驕矜的樣子，明日出去仰面求人恐怕又要惹T的笑話。愈思愈覺無聊，後來連那膽怯的自殺和卑賤的竊盜的想頭都在他腦裏浮起了。

疲倦之餘，他便朦朧睡熟了。模模糊糊不知做了幾多惡夢，清晨客棧女傭進房叫醒了，他剛從被中跳了出來，恍惚聽女傭說電車什麼。他睜開眼睛說道：

「我奈良京都都不去了！還要趁什麼車！」

說了，順手就把放在桌上昨晚所寫好的兩封信撕個粉碎，散在滿席。女傭驚

呆了，一聲不響站在那里，他停了一刻，方清醒過來，忙問女傭什麼事，才知道電氣局裏有人來找他；便立即披上衣服，走到門口一問，原來電車掌昨晚拾得他的皮夾，裏面發見了他的載有住址的名片和印章，所以今天特來通知他，叫他快去領取。他急忙的謝了數聲，並答應他就去領取。電氣局員轉身去了，他還是呆呆的站在那里，開口笑着，眼淚却一滴一滴的流在兩頰上。

一九二三四，一二，午後一二時，初稿。

畢業後

孫夢雷

在周信的同班中，誰都覺得很快樂，因為他們已竟經過畢業試驗，並且多已拿到了畢業文憑，可以歸家了；而畢業後的進行和希望，層層徘徊在各人的腦筋裏。

各人有各人的志願：有的，要考大學或高等師範；有的，就想立身在教育界。但是，周信，總是不決的煩悶着。他二天前也曾寫了封信給他母親，述他極想考大學，他預算到今天一早，他可以得着他母親的覆書了；所以他起身之後，立刻跑到校門口信櫥那里；果然，他母親寄給他的一封信，高高的立在櫥裏；他就誠敬的拿了出來，跑到自修室去拆出來看。『這是我畢生命運和事業的關鎖！在未看之前，他想。於是他就默讀下去。』

『……阿信你的志氣很能使我快樂而且欣慰。但是——信兒，我實在沒有這能力！』

周信看到這裡，捧信的雙手，有點顫抖了。

『你要知道，自從你爸爸死後，我們家庭的景況……現在，你總算在師範學堂畢業了！你也能知道——唉！阿信。在你這四年學程中，我費了多少心血；這四年中，你所須要的用費，已竟把我二十年前嫁時的舊首飾等類，多賣當完了！』

周信看到這裡，心一酸，淚雨點般的落下。他哭了一回，擦乾了淚，再看下去。

『……做娘的，沒有一個不希望伊自己的兒子能得着高深的學問和有遠大的志氣和作爲；並且，你父親已竟死了，你是我的獨子啊！自然，我的希望你，好像黏池裏魚的希望雨；凡是你正當的要求，我只要辦得到，無論怎樣，我多能許可你；但是進大學，我實在沒有力量答應你。你想，進大學每年最少要有二百元以上的

款項，我如何負載得住，並且你畢業後要是有了——一個職業，或者還可賺些錢——我想你一定能知道的，我們現在的產業，只有我們自己所住的一處房屋，也值不了幾百塊錢，就是賣了，也不足你大學六年的費用；並且還有我和你妹妹呢……我可憐的信兒！我想你實在沒有進大學的機遇——俗話說得好，「行行出狀元。」你又何必一定要進大學？鞋匠能做總統，市僧也能成偉人的啊！只要有高尚的志氣，真實的學問，什麼事多能做成；未必進了大學的人，就有好志氣、真學問，你自己三思。」

周信看完了，就伏在書桌上嗚咽。他不是哭他自己的命運和不能升學，現在，是哭他慈母的心了。

『你今天爲什麼起來得這樣早？』他的知己好友王文拍了他肩膀一下說。周信一驚的抬起頭來：『駭我一跳！』他忽然想到他自己臉上的淚痕，立刻

拿手巾來擦了。

『爲什麼哭？』王文已竟看見周信臉上的淚痕說。

『以後，我——不是，我不能同你一塊兒進大學了！』他把他母親的信，擲給王文，就伏在桌上痛哭。

『何苦……』王文說着拿過信來看。他承重的讀了一遍，放下道：『不錯……爲這一點，何必這樣的痛哭？老伯母所說的，實在不錯。只要有志氣和真實的學問，大學不大學，到不在乎此。——走，我們到操場上去散散步，寬寬心。』他說着攜了周信的手，就走。

這時天氣還很早，他們就走到操場上尋了一塊大青石，坐在上邊。

『唉……』周信低着頭長歎了一聲。

『大成，（周信的號）你身體素來不大好的，現在爲這事又發愁；並且，剛考

試過，倘是要自己愁出病來，怎樣你對得起誰？」王文正正道道的對周信說。

『並不是，』周信說。『我看了我母親寄我的這封信，我也不忍再想進大學了；但是，你看了這封信覺得心酸也不？』

王文知道周信是想起他家庭的苦況來了，就把言語來支開道：『我們後天就要分別了！』

『是的！』周信答。『因此我心上總覺得有些不痛快。』

『爲什麼？』王文迅速的問。

『我們四年的老友，一旦要分別了！』周信非常感歎的說。

『誰說不是！』王文說。『四年不過一忽，已竟箭般的飛過。』

『我進校時，不過一個十五歲大的孩子，現在，已長得大人似的了。』周信微笑的說，

『現在你既已不想進大學，那末，回家後做些什麼呢？』王文不覺的問。

『最多也不過做個小學教員；沒法，只得瞧着你們進大學，恭喜你們將來做大事業罷了。』周信自然的說。

『不見得，』王文說。『進了大學，難道將來一定就能做大事業並且，小學教員也是非常尊貴而且光榮的職業。』

『走！』周信說。『因這封信，我臉多沒擦；現在，我們可以去洗臉了。』

周信在忙着整理行李，王文也在幫他打鋪蓋；這時天還不很熱，他們因為是一個最終的考試，所以特別提早，以便畢業生們預備升學的試驗。

周信心上覺得異常的紛亂。他很覺煩悶，因為他要和他的好友王文及其餘的同學分離了；但同時他又很高興，因為不久他又同他親愛的母親和妹妹會面了。

在正午時，周信也擠在人羣中上火車去。他是無錫人，在他同班畢業生之內，有三個無錫人，而還有許多同學，差不多都是住家在滬寧鐵路的兩旁；所以他的同伴們很多。從南京到無錫，不過四五個鐘頭的路程，人多，談論着，到也不見得寂寞。只一刻，已竟經過了武進，而故鄉就在目前了。

愈近故鄉，他盼望故鄉的心愈切，而故鄉愈加發現得慢。半天，才算過了洛社，石塘灣，高橋到了故鄉的車站，已竟遠遠的立在錫山腳底下！

周信快樂的了不得，他的心搖動的跳躍着，提好了行李，就對同學們點頭道別，說了些離別時的口頭禪；車已停了，他就跳下車去。

周信已竟到家了好幾天，他在他母親房裏寫信；他母親是一個四十來歲的寡婦，額上的縐皮，蠶般的伏着，戴了一副老花眼鏡在補縫周信的衣衫。這時周信

的妹妹周靜到學堂裏去了，做事的小丫頭小紅，坐在門旁戲弄着一只白貓。靜寂的初夏，漸漸的躲過。

『你肯就了麼？』周信的母親，放下針線對周信說。『你不要看輕這小事，人們做大事業，總是從做小事時得來的經驗和毅力；並且師範畢了業，立刻有個國民小學的教員做做，已竟算不錯了。』

周信咬着筆幹道：『我想，做個小學教員固是不錯，但是總覺得毫無生趣；並且課程這樣的多法，只有十二塊錢薪水，飯錢到要去了七塊，其餘還夠什麼用？而雪燕橋又是一處很冷落的地方。——』

『你現在所說的話，更加不對了。』他母親靠近了他說：『古人說：「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古來做大事業的人，那一個不是從刻苦中磨練出來的？苦時，就打好了將來出去做事的根基，練成做大事業的毅力和手腕；你預備將來要快

樂的現在就要耐苦。至於沒有生趣，我到要問你，做什麼事是有生趣的一個人，隨便處什麼地位，只要放開了胸襟，只要達觀，就覺得有生趣，而且時常是快樂的。做事總要一步步來，高樓不是一跳就能上去的，非得一步步耐着心走。至於地方冷落，那是最好的；少年處這種境地，正好磨練他的火氣和性情，涵養他的身心；這是我求之而不得的——』

『既然如此，我就去——』周信沒法了說。

『去，很好，你本來應該去。』他母親說。『這是你舅舅介紹的，你既然願意去，你就可以寫封信給你舅舅，說你自己現在很願意去了。』

從此以後，周信又處在時常煩悶的地位了，因為一個半月後，他就要到雪燕橋當小學教員去了。

光陰過得是怎樣的快法，一剎間，暑假已竟過去了。周信首途到雪燕橋去的。

那一天，他母親一早就起來，替他整理好了行李；周信起來時，船多叫好了，還炒了一大碗的醬，替他放在網籃裏，說：『學堂裏包飯是苦的，雪燕橋離這裏也不過三十來里路，要什麼，就可以寫信來。』

周信答應了一聲，就吃他的早飯。他總覺得心上異常的不痛快，他隨便怎樣動作一下，多帶着深思的態度。

『出去做事，第一，對同事們要和氣，總不要意氣用事。』周信的母親坐在一旁說。『現在不能比前起學生時代了，是你做人家的先生，切記不要再像以前的小孩子皮氣；對於學生，要恩威並用，而且要愛護他們，知道不知道？做事要勤，自奉要儉，今天的功課，總不要等到明天做。再要緊的，品行好的同事，多交兩個不妨，要是有不正道的同事，總以少親近爲妙。——』

周信吃着飯，一邊只是是的答應着；但是，到了他母親所說的一句也沒聽明

白，他神經好像麻木着，只對着飯碗出神。

『信兒，』他母親叫。『難道你還有點？——人總不能一輩子生活在家庭裏的。——吃完了飯，也就可以動身了。』他回頭叫小紅道：『小紅，叫船夫把行李挑上船去罷。』

行李多已挑走了，周信坐了一忽兒，也就立起身來要走。

『時候不早，也是可以走了。』他母親硬硬頭皮根說。『剛才我替你說的，好記着。還有，自己房裏總要整理得乾乾淨淨，免得同事們笑話。』她送周信到門口道：『過了個把月，儘可回家來玩玩，相離也不算遠。——好了，去罷！』

『媽，我去了……』周信說。他的眼淚，已將掛下來了，

『去罷！——』他母親也覺心酸。她想：『一個很年小的孩子，已要一個人孤零零的出門做事了。有他父親在，也就不至於如此。』

周信一個人上了船，冷冷清清的坐着搖扇子。船夫在唱着山歌搖櫓，船很快的往前進，城市慢慢的退去了。

『最可慮的，我到那里，不知能得着幾個怎樣的同事，好也罷了，要是不三不四的，——唉！』他愁悶着想。

到吃飯時，雪燕橋已遠遠的立在目前了。

他到了雪燕橋校中，不過一星期，已經覺得極煩悶而且苦惱。當他在吃晚飯的時候，飯菜多放置在桌上，他只是呆坐着出神。

『這種菜又不潔，又不好吃，我在家裏，連看多沒看見過。什麼東西！』他用筷鼓着碟子，這樣想。又用筷把菜和弄了一回，繃繃眉頭，又將筷放下。『唉！這是受罪！遠不如在南京學堂裏，還有幾個知己談論談論；同學多，也不覺寂寞。這里呢，住在這兒的，只有一個年輕而且可厭的校長，一個五六十歲的聾聽差……』他想到

這裡，提起筷糊裏糊塗吃了一碗飯就叫聽差收了去。

他愁悶到了極點，就點起燈來，寫了一封信給王文。

『我愁悶寂寞到極點了！』這是信上開頭的一句。以下他寫着：

『……我來了將近一星期了，而精神上的痛苦，也已竟達到極點。我現在所處的那裡，是什麼國民學校，一個兒童的消閒處罷了！現在我把這裡一切情形，寫在左邊，想一定是你歡迎的。』

『這裡的校址，是人家一個破敗不堪的舊祠堂；在教室裏，還有十來個木主，學生們多把他當積木玩的，學生大約有二三十個，教職員有二個，我和一個姓鄒的，叫什麼紹基，他算是校長兼教員；其餘一切會計等任務，多由他一人管理；我的任務，是一天上五點鐘課。全校分兩班，但是仍舊是合班教授。全校的不潔淨固然不用說，本來，只有一個聽差，並且還要兼做廚子，替我們兩人燒飯。而上課時，還有

小學生帶來的小聽差，或丫頭們，服侍差遣着；因為他們是有勢力鄉紳的子弟，校長是不敢管的。本來鄒紹基，也不是做校長和做教員的材料；他以前是縣署裏一個書記，後來去了職，有一個紳士替他運動了這裏的校長，一個卑陋而且毫無知識的人！我的住室，就在他教室的對面；只要他一上課，我就可以聽得見許多奇怪的聲音。打學生聲，和學生的哭鬧聲；還有一種野蠻的罵學生聲。昨天我已竟睡了，聽見他（紹基）從外邊回來；這時已經夜午了，他就用力的鼓門；可巧我們這裏的聽差，又是有些耳聾，直打了半個鐘頭的門，聽差方才醒了去開；他進來了，就把聽差罵爺罵媽重重的罵了一刻，才算睡；可是睡上了床，還唱了半天的戲；鬧到我一夜沒有好好兒睡。你想，我們學界怎樣好放這樣的敗類間雜在裏面，我今天早上問聽差，方才知道他昨天是上紳士人家喝酒去了……

『我非常的後悔到這裏來，我現在時常是煩悶的，非但我不能得着一個好

友，就是可以互相談論的人都沒有……我們從師範學校畢業後的作爲和希望不過這樣麼？……我不能再寫下去了。我寫這封信時，腿上已被蚊蟲咬了幾十口了；成羣的蒼蠅，雖已集在天花板上，而蚊子有不知幾許在我身旁迴轉着……我親愛的文哥，再見……」

他寫完了信，正在封口時，校長鄒紹基托着一根水烟袋，吸着走了進來，他裸着胸、脚，只穿一條褲子；一雙草鞋，拖在脚上；一身的落拓而可厭，紅而黑的臉，肥而且光，短短鬚鬚，好像猪毛伏在上唇。

『請坐——』周信看見他進來，只得站了起來說。

『一個人坐在房裏寫信。』鄒紹基說。『寫給誰的信？』他說着就要拿信。

周信立刻將信裝在衣袋道：『朋友的。』他隨時瞪了鄒紹基一眼。

『今天天氣很熱，你到不乘涼去？』鄒紹基隨便的說。

周信很不高興和他談論，但也無法，並且不好意思不答他，只得厭煩的答道：『我到不覺得熱。』

『夜晚還好。』紹基說。他隨手將周信書桌上放置的像片和書畫來玩弄。

『我這兩天覺得異常煩悶而且無精神……』周信很厭棄他，將言語來趕他動身。

紹基仍舊不覺得說道：『是的。我在這裏已經二年，教員已換過三五個；每個初來，總說煩悶無精神；過了二三個星期，也就好了。大凡青年出來做事，第一次開始幾天，心上總覺不痛快的。兄弟，我從十七歲就在外邊做事，到現在已有七八年，就是換個地方做事，心上到也不覺得什麼了。——』

『你到此地已經二年了？』周信注目着紹基，不覺的說。

紹基得意的答道：『正正有兩年了，——人家做這裏校長，最久也不過半年；』

獨有我，要算做得頂長久了。」

『爲什麼？』周信迅速的問。

『哼！雖說是一個國民小學的校長，到也很難做的。』紹基用手摘他自己的短鬚鬚說：『教授學生並不難。第一，要迎合鄉紳們的心理。我記得上任的校長，是因爲打了鄉紳子弟的屁股三下去職的；上次的上次的校長，是因爲沒有聽鄉紳的話改課程表，被鄉紳們趕走的。——』

『有這等事？』周信驚異的說。

『誰說不是，去就之權，多握在一二個鄉紳手裏呢。』紹基小聲的說：『我告訴你，這裏課堂有幾個人是打罵不得的：第一個，是陸超們兄弟兩個，就是他身後老坐着一個小聽差的，他們是鄉董的兒子；還有李治和于正，這多是萬萬打罵不得的。你明天點名時，仔細的認認清楚；不要到那時候非但飯碗打碎，一個不好，還

要受辱呢。」

『嘎……』周信深思的說：『豈有此理！真是笑話……我們對於學生動手就打，雖是不妙，但是——』

『不過這些鄉下小孩子，也是實在可氣，有時候非打不可。』紹基吸了筒烟說。

『時今我才知道鄉裏小學校的黑暗呢……』周信歎着氣自言自語。

『時候不早，我們也好睡了。』紹基站了起來說：『明天見。』

周信點了點頭，從新拆開了寫給王文的信，把剛才紹基所說的，寫在上面。寫完後，封好，看了看表，已經快十一點了，就上床睡覺去。

第二天早上，周信剛吃完早飯，紹基就忽忽忙忙的跑來對他道：『今天學務委員要來視察呢。老周，請你幫幫忙。把教室和休息室整理整理，再叫聽差把各處』

打掃打掃乾淨，我到第三國民學校去借兩班學生來。」

『借什麼學生？』周信問。

『借學生你多不懂？』紹基說。『現在咱們這里學生太少，學務委員來，未免有點不大好看；等我到第三去借一班人來。』

『教習呢？並且人家肯借麼？』周信說。

『學生好借，教員難道就不能借？』紹基答。『不是我們一只學堂借學生，譬如學務委員明天到別一個學堂去視察，人家也許問我們借呢。』

『噫……』周信點頭說：『我知道了……』

紹基匆忙的去了。周信沒法，只得和聽差把全校都整理了一次。不一會兒，紹基也回來了。

『怎樣了？』周信問。

『已經接頭好了。』紹基很得意的答。『上課時，你就告訴學生，叫他們好好的不許動，也不許言語——』

在他們上課時，學務委員也來了。絞起了腳，坐在休息室裏。紹基恭恭敬敬的在一旁陪着。

『這裏一共有多少學生？』學務委員問。

『五十四個。』紹基答。『全校三個教員，二個聽差，還有鄙人。』

『這裏教職員到還不多。』學務委員說。『費用不見得大到那里去罷？』

『是的。』紹基答。

這時從他校借來的一個聽差，替學務委員倒了碗茶，並且燃着了烟。

他們亂七八糟談論了半天。紹基把學務委員恭維了十幾句。學務委員才算到各教室走了一回；大約不到三分鐘，就視察完了全校，再在休息室坐了半天，就

走。

紹基恭恭敬敬把他送出了大門，回來笑着自思道：『這學期的難關又算過了一個！』

這天放學後，紹基和周信在雪燕橋附近散步。他們靠着河走了不多幾步，就走到橋旁一個茶樓前。

『我們進去喝杯茶。』紹基說。

『也好。』周信說。江蘇的茶館店最多了，尤其是無錫；無論什麼小村落，至少總有一兩處的，而這種地方，又可稱之爲萬惡之源。

他們在靠窗坐下了，夥計泡上茶來。周信就靠在窗檻上看夏日的晚景。

這時太陽正在將落的時候，血黃色的晚霞斜照着惠山，好像皇后戴上了金冠；後邊遠處的青山，浮着薄薄的輕雲；錫山上的龍光塔，被烟吹着時隱時現。葦蘆

內的水鳥，直着腳時時在水面掠過；兩三間水閣，斜立在晚霞之中；遠處一個十來歲的小孩，盪着一只小船，拿了一根竹杆，竹杆頭上繫把破扇，趕着一羣鴨上水閣邊的河岸；石級上洗米的小孩，脫下褲子，放在水內，把空氣管進了一褲子，繫住了兩頭，騎在褲上在水中遊戲；洗衣的女郎，無力的挽着衣筐，一只手支着腰，把石級一級一級地上來。

『好景！——正好做首詩來描寫描寫。』周信不覺脫口贊美。

『老周，』紹基把他拉了一拉，指遠處一羣走來的人們中一個身長的道：『那個便是鄉董陸禮全。』

不一忽。一羣人已竟走進了茶館。

『鄒先生已經來了。』鄉董說。

紹基立刻站了起來，和他們招呼；並且替周信介紹了。

鄉董對周信說了些客氣話，就叫夥計拿出麻雀牌來，並且拉着紹基和周信入局。紹基也不推辭，周信只說不會打過，他們沒法，就又拉了一個茶館老板，四人就打起來。

打到第四圈第二付，紹基忽然拿着一付好牌。三對万子，已竟拍出在桌上，只等和了。

鄉董知道紹基的是對對和的万一色。於是他要投一張万子，就和旁的二個在局者商量一回；紹基看見他這樣，自然覺得有些不自在；只因他是鄉董，不敢反臉。後來鄉董又要投一張三万，又去和其餘兩人商量，那兩人說：三万險，不要投。鄉董就又收了進去。可是，這張三万是紹基和的牌，他到這時再也忍不住了，不管他是鄉董不是鄉董，就站了起來，氣沖沖地一拍桌道：『打牌能這樣沒有規矩麼？』鄉董忽然聽見這樣一聲，到也駭了一跳，便知道他自己理錯，只得也高聲的

道：『做教員的能打牌麼？』

『哼！做教育總長的都打牌呢，你就能管我？而且做鄉董的，難道就許打牌？』

紹基拍着桌子說：『至多把我校長除掉，也沒大不了事；人家怕你鄉董勢力，我不怕！』

『好好！』鄉董冷笑了一聲，領着一羣去了。

紹基和周信也就回校去。

紹基回去吃了飯，心上總有些憂愁；他知道這處的飯碗，這回是一定打碎了；他想想又覺得捨不得。最後，他沒法，只得寫了一封賠罪的信；把自己寫得極卑下，把鄉董稱得極好聽。說：『剛才他是喝醉了酒，才敢這樣的。寫完之後，密密叫聽差送去了。』

半天，聽差方才帶了一張回條來。回條上大大的寫了「知道了」三個大字，

紹基也只得忍受着。

明天一早，紹基帶着昨日的餘怒來上課；而課堂上的學生，喧鬧得了不得。

紹基高聲道：『誰要再鬧，打一百下屁股！』

學生們多不敢鬧了，只有前天來的一個新生，仍舊噪鬧着。

紹基怒極了，真的就打了那新生十幾下屁股，那新生就哭個不休，直到放飯學，還是一路哭着回家去。

有嘴快的學生，就告訴紹基道：『那被打的，是王省議員的兒子啊！』

紹基心上吃驚了一下，想：『又糟了……』

到第二天，王省議員帶了他被打的兒子，一直到紹基面前，跪着，痛痛的把自己兒子打一頓，給紹基看，口也不開，攜着兒子去了。

那時紹基紅了臉，心上覺得異常不快，而他校長的命運，也就此告終了。校長

一缺，就由周信升任，從此周信也不覺得煩悶而且無精神了。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Home-Coming" and Other Storie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初版

此書有作權必究
 翻印必究

（小說月報叢刊）
 歸來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閩南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商務印書館分館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81

90007